普高语文选修课程的本质与人的个性发展

欧阳昱北

新课程背景下普高语文选修课程的推出，有望成为此轮课程改革的亮点。但事实是，普高语文选修课程在具体的实施上，与改革的预期相去较远。由是，有必要在有所经验的基础上，对普高语文选修课程与人的个性发展关系作一些探讨，以期对廓清笼罩在这一课程上的迷雾有所帮助。

如果说，教育作为一种人类的行为，有别于其他社会活动，其本质特征是，教育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关注人、发展人为根本前提，顺应社会发展，积极主动地传递人生的经验，包括更高层面意义上的反思人本身。那么，作为普高语文选修课程的本质会是什么呢？可以认为，普高语文选修课程的本质就是要“促进学生有个性地发展”，进而使“学生获得应该具备的语文素养”。如此，语文选修课程尤其要提供新的具有开放意义的学习平台，让学生积极尝试认知自然、社会、人生的学习活动。作为高中阶段的语文选修课程，学生则应在教师的指导下，从大语文的范畴中自主选择和确定学习方向或内容，用类似科学研究的方法，进行探究性学习。

普高语文选修课程的思想内核还在于课程学习的全过程，学生适应社会的需要，正在有个性地成长。语文选修课程的进步意义就在此。它如此义无反顾的人本位精神，更为深刻的是它必以民主、科学精神为先导，通过全方位开放的课程样式，为人的自主发展开辟教育的新天地，诠释着超越时代的“教育即解放”⑵的大命题。普高语文选修课程应该这样前所未有地剥离社会加于高中学习劫夺太多的功利性，转而尊重教育对象——人本身，它深刻而又生动地把课程学习所积极表达出来的“发现”“探究”“创造”等，视为人本身发展、完善的有机构成，深情关注学习主体要求自主成长、自我实现的全部诉求。所以，人的个性发展是普高语文选修课程学习的起点与归宿。

普高语文选修课程仍然强调课程构建的有序，但也更为倡导课程实施的开放。在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同时，必须顾及学生的自我发展方向及个体的差异。在新课程标准下，语文选修课程，愈来愈关注人的发展以及他对未来社会的适应。故在语文选修课程中，应预留更多的人的发展空间，让学生自主发现、探索和经验，从而实现人的个性发展。

人们这样认识：“唯有教育，可以按其合目的性和品质来引导人类走向健康的合作与和平的生活，走向繁荣和文化。”⑶当教育及课程与人的发展是和谐一致的时候，教育及课程是卓有成效的，这也是为什么私塾教育及课程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同样也出人才的原因。可是如果过分强调教育、课程的功能（特别是形式主义的）而无视人的发展诉求，这种教育、课程从理念到模式就会变得日益死板和僵化，教育、课程的任务非但不能完成，还会走向它的反面。受“试验科学”倾向的影响，前段时期，普高语文选修课程在实施上就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套版效应”，一窝蜂地合作探究，无例外地先导后学，没来由地限止老师发声。甚至，普高语文选修课程因猎奇而出现“非语文化”现象。普高语文选修课程本应成为此轮课程改革中的亮点，但如果思想不对头，态度不端正，为功利所驱使，会使这个亮点不亮，甚至还有可能成为灰点。对现代教育而言，课程改革是永恒的课题。问题是当我们一手打破一种僵化的时候，不要另手建立另类的僵化才是。

毫无疑问，“现代人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一方面是世界化，他们看到而且有时承受这种全球化的各种表现；另一方面是他们在寻根，寻找参照点和归属感。”⑷今天，社会变革的深刻性不止步于文明成果的日益全球化，课程改革别无选择地要应对这场革命，它对我们现有的教育观念、学习诉求、思维方式，包括大到教学模式、课程设置，小到课堂构件、教学细节等，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普高语文选修课程的推出，从基础教育的宏观调控上，纳入了战略性的总设计，教育的社会价值观势必随之发生深刻的革命。同人类一切社会实践一样，普高语文选修课程学习也是一把双刃剑。在语文选修课程学习进入课程体系的探索中，教学方法、手段似乎最先受到改革者的青睐，人们都乐于在形式上先做起来，而忘却了课程内容本身，很有些舍本逐末的味道。可以理解，面对新事物，人们都不想墨守成规，都在务求创新，但创新是困难的，甚至要以一定层面上的失误为代价。理念上，教育本身又不允许差误，更遑论失败，于是人们转而轻车简从地选择了仅从方法、手段上加以参照、模仿，普高语文选修课程竟沦为一种表演。

现时的教育确实不容乐观，就在于它的主流形态仍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的传承式接受型教育，新课程理念要进入、占据课程这一据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的事要做。且教育总是惯性地不断再现前人做过的事情，其本质性的功能则日渐萎缩。它固执粗暴的封闭性、一元论等有时是不可理喻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一窝蜂地照搬一种模式，语文选修课程的学习就会被彻底“套版”化，蜕变为一种可以被肆意复制的模板，课程改革成了为实验而实验的做秀，最终失去观照人发展的鲜活特质，也就变成了可以简单传递的无差别教育，这种向复制靠拢的做法，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战后日本的教育曾一味强调现代高科技理念，学校与学校、地区与地区的教育简单地互为参照、模仿，唯动手、创造至上，结果教育在人文精神层面上断裂了。类似的教训不少，是深刻甚至痛苦的。

我们在教育的预见与实践上，原本可以做得更好些。“中国的专家们比我们更了解他们的教育体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非常幸运的是，中国拥有异常丰富的文明遗产，这笔遗产千百年来一直以其在科技、道德精神价值、艺术等等方面的非凡的创造性而闻名天下。”⑸一方面，中华5千年的民族融合史造成了文化教育的认同性，使我们看问题总是服从于国家意志，60余年的基础教育，一言以蔽之，概为宏观调控下的统筹性教育，缺失了关于教育差异的中观与微观。另一方面，中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教育又有其多元性，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教育，有如此斑斓的色彩，交相辉映于同一条时空之河。文化教育的多元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明遗产”历史性的地缘因素以及由是传承、派生出来的教育特质、课程理念。人的活动包括教育总是在历史地、区域地形成个性的地缘文明。这种文明不会因为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而褪色，相反，它始终陈陈相因，又吸纳扬弃，生生不息，充满鲜活的生命力。这种长期深沉的文明积淀，当然要作用在代代繁衍的人身上，使其在发展诉求上呈现出差异性的瑰奇色彩。

长期以来，我们无视或不敏感地缘性文明的差异，其实也就是无视和不认同人的教育背景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发展诉求的差异。计划经济模式使我们习惯于国家教育的宏观规划，沾沾自喜于大模样的一统教育，教育特别是母语课程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近亲繁殖。我们应该有胆识，在加强宏观战略调控的基础上，从“根”上寻求地缘和学校乃至人的个性化教育，而色彩斑斓的地缘文明一定意义上就是学习主体赖以发展的“根”，它有着丰富厚重且个性鲜明的文化内涵，语文选修课程的开设，很大程度上，对应的就是这种“根”性文化。要指出的是，“教育要面向世界”，并不等于对民族的、地缘的文明作全盘否定。“面向世界”的主流形态是彼此文明的学习借鉴和互补。所幸，国家教育的课程意志，已经开始关注人的发展的多样性和选择性，大一统的格局已被改变。在变革中，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新课程的发生、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顺应规律，才是新课程的正途。因而，还有一个摆正位置的问题。只要我们不忘普高语文选修课程的本质与人的发展诉求，就可以在更宽幅的文化背景上，进行地缘间、区域间的文化教育交流。这里的讨论，仅从地缘文明上举例，无非是试图指出“套版效应”悖反普高语文选修课程的本质，学习主体的发展诉求，势必湮灭在依样所画的葫芦中。我们应该拓宽视野，海纳百川，勿做课程改革上的“文抄公”，在实践中，努力使普高语文选修课程的学习内容及手段“多元”起来，使学习主体的发展诉求在现代教育中确有航标，找到归宿。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教育体系开始时比任何其他地方的教育都较为开放和自由……这种教育体系对于一个人养成思想与行为的和谐一致，是有成效的。可是后来由于过分强调形式主义和严格的考试评分制度，而使这种教育体系变得死板和僵化了。”⑹客观地说，50年代教育一度的开放与自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时我们较小的人口压力。60余年的教育，我们确有成功，也有失误。失误的归因，至大莫过于理念上的僵化，这种僵化甚至超过了体系上的刻板。在众多国家里，正当现代教育的民主精神日益要求恢复人的学习自然动力的时候，应试教育却主导了我们的课程。人的发展自主诉求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尊重。普高选修课程给了我们机会，即便在国家意志的统一高考的情境下，我们也不能无所作为。

 法国的基础教育走了一条和中国较为相似的注重基础的路子，教学内容庞杂，学科知识分隔，学生负担较重。教育当局认为，学科教学的分隔，是影响学生获得一般概念、建立学科间及与周围环境联系的障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教育改革深入到课程层面。在倡导“个别化”教育的同时，开始实验“多样化途径”课程改革，他们叫作Pareours diversifies，而不是课外活动的派生物。作为实验，课程并不强求一律。实施过程中，学生参与否，有较大的自由度，且根据兴趣组成小组自主研究学习。其教育理念是综合性、研究性、实践性的三性合一。教育的关注是人的个性发展。

 普高语文选修课程的学习无疑更能显示教育的进步，而进步性就在于课程的本质深刻性地合掌了学习主体的发展诉求：在学习的全过程里，语文选修课程学习以其它课程所不具有的民主精神和开放形态，尊重与发展着人本身，学习主体可以得到近乎极致的表达。语文选修课程的学习把自主性、开放性、个别性等视为教育必然的表达和过程。在这里，人的个性发展确然是语文选修课程学习的起点和归宿。换句话说，语文选修课程鼓励学生带着自我发展的诉求参与学习全程，其学习目标、内容及方式都是全方位自主的结果。在语文选修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学习的开放度使学习主体真正意义上获得了“教育即解放”，“教育能够是，而且必然是一种解放。”⑺因为，在语文选修课程学习看来，获得知识或技能变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自主选择了学习。这就可以较简捷地理解，语文选修课程学习是怎样以学习主体的发展诉求为学习的基本点，呈辐射状向外围扩张的。学习内容包容了学习主体既已获知的和渴望认知的整个世界。

不难理解，现代教育其内容来源早已被拓宽，现代社会生活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着深刻技术的印记，有关和平、民主、环境、新经济秩序等内容的课程，已率先做出了特别而生动的反应。语文选修课程正是对视而不见、抱残守缺教育的悖反。它与生俱来就能倾听到每一个学习主体关于自主发展的学习诉求。这种诉求来自学习着的、成长着的青少年群体，立足于个性的生命塑造，因而它显示出这个群体对社会的种种反应、变革所独有的敏感，这种敏感具有直接与泛面的特质，尽管在一个课堂流程里，其理性与深刻都可能不足，但并不等于没有进步意义。事实恰恰相反，语文选修课程学习以教育的民主精神、课程的人本思想改变着传统教育，其改变度从根本上说，当取决于自主性发展诉求的真正被尊重。

注释：

[1]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M]

[2]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M]

[3][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M]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

[6][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学会生存》[M]

(本文发表于《湖南教育》D版2015年第8期)